

家學

此登臨處
筆記
丁巳九月
萬叟署檢

民 國 土 年 十 一 月 一 號 再 版

此登臨慶筆記

定價大洋六角

版 權 所 有

發 著 作 人 兼

角

城

存

悔

不 准 翻 印

印 刷 者

崇

文

書

局

特 約 發 行 所

崇

文

書

局

上 海 四 馬 路 一 五 ○ 號

分 發 行 所

崇

文

書

局

廣

州

雙

門

底 局

序

小說非古所重也。世變大異。文之大者遠者不能悅人。目揅齋、孤鶴、近所學羣趨於是。途昔人作小說意出於鑒識。詆者謂近盲史。隋陽、陝西、近且桑間、濮上之詞。朝削簡而夕脛行焉。於是世瘡尙著。瘡衆傳世瘡短而遺毒無窮。求其中差強人意者僅筆記已矣。蓋筆記不能寓言爲也。言必有本。小者記文章。金石山川草木皆足資考訂。怡性情大則一朝之屯太史不足徵者。佚聞遺事轉賴是知二三焉。故昔人燼餘泣血之錄爲世珍也。吾戚存悔居海上有筆記之輯。介視嚴屬余序之。余少昏瞀不能知存悔學所至。然其人精勤力學必能跂余所謂大者遠者以成其不朽之業。乃不得已亦從事於小說。蓋深爲存悔悲也。然存悔爲小說而知斤斤於筆記。是已異於凡儔。余知其蓋有以矯時俗之敝。欲以收拾人心。縱一時。

爲蜀之日。越之雪。而其久傳於後世。必無疑矣。若僅以資談助。消光陰。快一日之目。又豈存悔意也。丙辰秋日朱年少饌。



此登臨廬筆記上卷

存悔編述

桐城方劍華先生。早年屢新疆十有餘年。曾入左文襄幕府。品端學粹。晚年精嫻內典。比來滬上。每一侍坐。若隔澄波。令人意遠。詢及文襄軼事。謂文襄得力全在不言。而躬行卽文襄自負亦然。當其出師新疆。萬里荒漠。回亂之餘。靡有孑遺。幾無可着手。首定計畫。則以屯田爲始基。而節節前進。絕不倡言屯田。謂如墨形之奏牘。當時必起紛議。築室道謀。必無所成。方寸既定。祇在力行而已。因之復一城。克一地。先令兵士荷畚開墾。俟其成熟。卽棄而之他。招集流亡。以承其後。於是歸者如市。不煩布告文令。而四野有起色焉。蓋坐享其成。宜樂从之衆也。劍者。臨別。猶以此相勉。其後以治理無人。進行不力。荒廢半矣。

按從事遠征。必無千里裹糧之理。今或不然。古於邊事。儲積必謀根本之區。昔曹操使棗祗屯田許下。州郡取以爲法。所在倉廩皆滿。故操每征伐。無匱餉之憂。司馬懿用鄧艾之策。置淮北屯田。廣漕渠。其後東南有事。大軍濟至。資食有儲。彼魏晉之所以能濟大業。則以有許都淮南北之積粟。以供其空乏也。

博奇主論書法。關係於人品之說。有謂向於晉唐楷書。無所不臨。而不能肖。偶得子昂香光詩墨蹟。愛其圓轉流麗。臨不數過。遂亂真。此無他。如人學正人君子。只覺觚稜難近。降而與匪人遊。不覺日親日密。書宜甯拙。毋巧甯饒。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直率。毋安排學問不正。遂流軟美。一途心手不可欺也。此論直截痛快。要亦有所激而

云。

雍正文字之獄。維止堂其一也。經人告訐。被戮者累累。事出東台之栟茶徐固鉅族也。余曾詢之徐藥芬。問當日醜刺遺詩有存乎。曰無矣。問能記憶一二乎。曰不能。蓋散滯久矣。如亂朱非正色。奪紫竟何稱。咏牡丹也。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咏風也。人多知之。頃閱霜紅龕集。有賤殺一題。其漫罵痛矣。而無訐之者。殆付刊晚出之故。詩云。賤殺柳顏厚。不知春屬誰。臨風弄新翠。倒影翳清池。意自能張緒。觀終不淡儀。快心須一劍。斫却看平夷。渭漁丈贈我明萬歷年間陝西按察署班票一絰。皮紙而朱印。略有蟲蝕。而大致完好。渭丈計已三百三十年。閱世三更滄桑轉瞬。而一紙無恙。寧勝悼嘆。珍之甚至。迭亂之後。求之衙署中。恐亦無有存矣。

文字粗俚。本不必錄。第以一朝規制所存。無異吉光錄之以見其概。四週略有雲紋。上標班票二字。其下云。陝西等處提刑按察司爲稽查吏承。以防奸弊。事照得本司吏承舊規。每年分爲兩次上班。雖置有卯簿查點。誠恐各役下班。及公差等項。藉此在家安閑。不行依期供役。殊非事體。爲此置票給本役收執。今二月班滿回家。遵照輪該本年朔月上班。依限赴銷。不許托故遷延。如違查出。以曠役究革不貸。須至票者。右票仰吏王進善准此。萬歷十四年二月廿日給司行。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史稱六月間。繕寫金字藏經。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兩。可見所費之鉅。此等金經不知流落何所。亦國粹也。

正月逢閏。陽憲歷未之見。元史世祖至元五年。成宗大德十年。仁宗延祐四年。俱閏正月。近朱彊邨先生所刊山中白雲詞。爲西秦玉田生張炎叔著。有閏元宵詞云。向人圓月轉分明。簫鼓又逢迎。風吹不老蛾兒鬧。繞玉梅猶戀香心。報道依然放夜。何歎曲行春。錦燈重見麗繁星。水影動翠雲。今朝準擬花朝醉。奈今宵別是光陰。簾底聽人笑語。莫教遲了青。

王碧山天放。又號中仙。越人也。能文工詞。琢語峭拔。有自意志雅雜鈔。辛卯十二月初夜。天放降仙江甯王大圭家。問中仙今日何在。云在冥司。有滯未化。有詩云。天上人間止寸心。煙花雨意抑何深。十年尚有梢頭恨。燕子度空斷素琴。又詩云。繡閣珠簾半未殘。中年何事早拘攣。春風詞筆時塵暗。手拂冰絃昨夢寒。以其伊鬱善思。故錄之。

新疆伊犁左近。當天山南路。有最稱膏腴者。每種一石。可獲四十倍而有餘。此說世人固未必信也。方劍老在新疆時見之。乾嘉年間奏牘。當時亦以爲張辭。訶之久。於是地者。曰。地卽膏腴。所產未必能若是豐。縱如其說。亦應稍留餘地。何以竟如數以報。設遇凶歲。或他故。將何以爲繼。其人曰。先生誤矣。所留餘地已倍有半。其實能收百石。報四十者。正爲此也。劍老錯謬。不敢置一辭。以道路梗塞。轉運不便。當地土民。又不視爲重要食品。久且罷聖。半成荒漠。劍老謂若以全國交通論。似以此路爲最急。其說亦至有理。

游金陵者。羣知莫愁之勝。以鍾阜石城。橫亘於前江外諸峯。遙相映帶。荷亭消暑。柳浪迎風。攬勝者嘆觀止焉。不

知府治東南三十五里之祈澤池。境地絕幽。超然於塵表之外。游蹤罕至也。山高五十丈。周四十里。萬山重疊。古木森森。曲徑繚繞。岩洞深邃。夏日避暑其中。得未曾有。宋時有法師曾結庵於此。講法華經。有龍女來聽。師曰。詔開一泉乎。後數日果有清泉湧於庵南。今仍龍池之名。祈雨頗驗。以地僻到者希。

粵匪之役。李文忠克復蘇州。降八王而殺之。爲後人訾議之一端。即外人戈登亦頗生齷齪。其實有出於不得已者。圍蘇勁軍止萬人。程學啓實專軍政。以其饒勇足當一面也。殺降本非文忠意。主者程耳。因衆寡懸殊。懼不敵。是時八王擁有一十五萬之衆。約中允降後。仍許隨帶三萬。主客之勢既不相若。餉餉不繼。必生譁變。日夕可危。某晨舉酒相勞。置八紅色頂冠於桌。使八王進而謝恩。文忠詭言有八百里上諭至。須歸營親拆。程與周旋。暗令一動。伏兵起。乃一一執而戮之。當曾文正得文忠第一次報降信。方縹星搓手。知必不可御。得二次信。乃狂喜。曰。畢竟少荃能了事。蓋亦深以養虎之足。遺害惟戈。登拂然以中人無信。當招降時。證以不殺者有戈登也。

又聞克復蘇城時。同時進城者。有丁兩生。中丞進意。須搜何物。以獻。文忠謂他件不必。如有書籍。不妨取數篇來。丁得令。遍搜無遺。凡宋元精槧影抄孤本。皆爲已有。獻之文忠者。三四等值耳。蘇爲江南大城。收藏之富可想而知。丁之書籍。一時爲海內冠。在上者一言之不可不慎如此。

甲午中東一役。爲中國存亡之關鍵。此中歷史。今已大明。而亦文忠一身最不幸之時代。幾於世人皆欲殺矣。誰生厲階。孰執其咎。固自有人在。茲得文忠當時手諭。旅順諸將書。亦真相之一。亟錄以供世之留心是事者。其函

曰諸位統領如面連接稟函及探信懸念之至。鎮東送去糧彈等項。計勻分接濟。足以多支兩旬。宋宮保已由復州進隊。旨又飭唐仁廉六營。章高元八營。由營口繼進。不日會合銘軍。分道進援。倭人前後被我夾擊。定行退縮。望諸弟堅忍苦守。相機出奇。雕刻古云同舟遇風。胡越一心。况皆我淮部子弟。貌若同胞耶。傳言黃提督與張鎮。口角對毆。趙鎮與衛鎮亦有爭毆之事。此何時勢。尙鬧閑氣。尙望其同心禦敵。趙懷業久駐濱防。既不出隊。與徐見隆力戰。又不能爲一日之守。任令營官紛紛逃遁。勇丁下鄉擄掠。毫無紀律。實屬喪盡天良。應將所部懷軍全交姜翰卿統領。節制整頓。其不法弁勇。立即擒拿。以示以防內亂。衛鎮聞亦怯懦無能。豈欲蹈汝兄覆轍。姜翰卿驍勇夙著。調度有方。旅防各軍。應均歸其統領。其不遵號令者。准其撤換懲辦。黃松素頗自命。今日臨敵。究竟何如。總之旅爲要地。朝廷視爲關係重大。如弟能死守勿失。必膺五等之封。若任其失陷。只有蹈海而死。何不拚命持久。爲淮人振起聲名。兄必督飭劉道盛。道隨時設法。運濟米糧。槍炮彈勿空放。須省薦用之。各營應懸重賞。俾共効命。如現銀不足。即給印票爲憑。吾當飭照。票給銀。此時行文不便。即以此信爲憑。祈諸弟共體此意。此信各營傳觀。順問捷禧。鴻章手啓。十月廿二日。

余旣去崇川與茀生分袂。而又深悔成行之速。不能作數日談。茀生則謂旣去則不必悔。正好留有餘不盡之情。長相憶也。吾之亦有理。偶檢范伯子詩有云。庚辰辛巳之間。里中友朋之樂最盛。百里之人。恆聚於一。又云勿庵與友相愛既深。乃至相挈相怨。延卿之去廣東。余具舟送之。過解勿庵無一言而別。旣行二十餘里。苦不能釋。復

回舟就焉。懨出意外。連宵達旦。成詩甚多。由此可見前輩交誼之篤。非所及也。余則並數日而不能留。爲憾又當何如。其詩中警句。如別恨乍如雲亂起。人才故與月同清。又如無多佳日。春秋在可愧江流。日夜東。又如纔喜交親連日長。君看故舊每年稀。又如人生知己無哀怨。百事縱橫皆此餘。雋永有味。皆可傳誦之作。

檢點舊箇。友朋投贈之什。擇尤雅者著於篇。鶯鳴求友時一諷誦。欣若覆面。春鳥飛飛。春草新。春山不語。春風鳴江。庚人椅江。天望江雨。餘虹江日。晴天涯。地角兩茫茫。勞燕分飛道。不迷客歲今宵。今歲語踐茲心思。俟何時。此二章爲顧子時輔寄自崇川。匆匆折簡附飛鴻。漫羨湖山在望中。雨濕曉春遊。不得畫長枉却柳絲風。怕聽驪駒跨。敝驥愛游徒。負五車。書不如歸隱。山中月自闌。荒榛結小廬。蓬蒿滿眼。日初斜。衰草寒天啄暮鴉。領覽不堪收。拾盡乞兒忒。戀帝王家城西水。月夜勝潮萬頃閑。愁未肯消試話英雄兒女事。六朝猶豎勝今朝位。躋王侯解戰袍。嬌兒鈍却雁翎刀。平湖畫檻論今古。往事都如驚卷濤。人緣山水移萍梗。更惜年華負笈游。夾道垂楊春雨急。巾車滿載客中愁。大漠風雲染血腥。山林芳草尚青青。少年冷落行藏事。清磬悲笳早夜聽。勝地登臨策馬回。忘憂應得一樽開。不妨千古都如醉。莫累湖山又劫灰。此八章爲姚子默傑寄自栟茶。默傑性孤特。落落與人寡合。而獨與余善。故其爲詩亦至冷靜。感慨遙深。曾向元都觀裏栽。劉郎未去碧桃開。看花使者多情甚。不許東風入夜催。非關永好漫投瓜。碧玉何曾是小家。他日道逢諸姊妹。封侯夫婿待儂誇。圍爐煙暖硯冰涼。室有蘭薰鏡有香。最是酒闌人意懶。笑他慣學睡。嵇康衣香人影混梳粧。綠怨紅腔春夢場。一曲采菱歌未了。更無人似汝南王。

歌聲切切近更殘。調急應憐玉指寒。剛到曲終人不見。含情似解別離難。居然物色到風塵。地北天南路幾程。草綠王孫歸不得。任憑杜宇一聲聲。也曾傲世釣滄浪。何事文場又戰場。况復花叢添恨事。一回顧曲一神傷。自分輕狂似釣翁。倚欄高唱大江東。春來多少關心事。盡在拈花一笑中。此八章爲陶子少棠寄自都門。少棠余表兄有奇氣。投筆從戎。漫遊遼瀋。慨乎世局。放浪詩酒。前六首和慕蘭生以原詩爲寄情之作。故和辭近謹。後二首則以之自况者。傾向長安策敝驥。且搜舊篋讀吾書。風雨雨連朝夕。四壁蕭條一草廬。豪情未減年猶少。新月初升掛樹梢。剪燭論心曾記否。燕南雁北各新巢。不盡長江萬斛愁。興亡已事黯然銷。坐中獨有傷心者。撫古如今說。六朝曙後晨星寥落甚。拂衣每欲五湖游。我重君愁君重我。解愁愁裏益增愁。從何傾水洗彊腥。百卉春深仍自青。最是月明人靜後。一聲殘角一回聽。心史應編第幾回。沉淵藏谷待誰開。須知勢已成騎虎。刦後頭顱等刦灰。感懷用默儂韻。並以束諸子。

鳥以慈著稱而亦有貪者。殆猶人之稟賦不同歟。允卿言其衝前老樹。諸鳥分巢其上有二烏結巢久未成。徐覩之。二烏啞木歸構巢形旋偕飛去。有鄰巢鳥伺其出。取其木置己巢。以故鄰巢日益堅大。而二烏之巢日久無功。一日二烏似覺。乃一守之。一飛出。此守彼出。此出彼守。不日巢成。夫人情貪詐。以天理亡而人欲熾。知有己不知有人。豈鳥之性亦猶是邪。

輓語措辭以得體爲難。馮蒿庵文輓止潛云。緒論動經年。京洛停雲。與我相遇。曾對宇。浮生能幾日。旣江舊雨。筆

公未已又腥盦。輓梅村丈云化鶴竟安歸陳迹忍澆京口酒。啼鳥猶未返大松淒咽廣陵濤。其時丈住京口而則民世兄在楚也。余亦輓曰春日渡江關看金焦兩點載酒重承長者賜秋風驚鶴馭正吳楚三千奔星獨爲我公悲。又晉友張古愚丁外艱以訃告古愚同門四年而其尊人則從未一面甚難落筆余輓之曰以跡阻承教未能太公竟道山歸去三晉白雲二分明月覺今夕滿目淒涼瞬馳千里展訃音淚痕猶濕孝子之哀思如聞四年劬學百日承歡願及時植身建樹告慰九泉。

季大來綺里。泰州安豐場人。明季勵首陽之節者。篤於孝友。曾有楹聯。仁人長厚之言也。人人宜書一通於屏右。一父母同生四子。看這等兄弟至真至切。諸兒孫無歧半念。說甚麼家產可少可多。又項城上李文忠祠堂聯云。受知早歲代將中年。一生低首拜汾陽。敢翻臨淮壁。墨世變方殷。斯人不作。萬古大名配諸葛。常留丞相祠堂。詳鐘向與周調之昆仲。酬唱最盛。撮積成帙。兩次播遷。全歸散失。石秋忽郵示近作數則。興致正復不淺。『世秋』七唱。醉生夢死。人間世衰草斜陽。塞外秋。『楚明』二唱。淒楚可憐。花怯雨。光明無礙。月當天。『如且』二唱。花如解語。當憐我竹。且虛心。況在人。『主詞』六唱。十里飛花。無主宰。二分明月屬詞人。『修代』五唱。閑坐松風修寶錄。渴餐荷露代瓊漿。『三片』六唱。酒邀明月。浮三白衣。礙殘花落片紅。

唐宋本有所謂坊妓管妓挾以侑酒不足怪也。新官到任先迎者大都歌妓見於宋稗類抄及各家私集所在皆是。今日則在禁例。以東坡之風流蘊藉而不害其貞。目中有妓。心中無妓。殆亦存乎其人。當其鎮錢塘日。無日不

在西湖嘗携妓謁大通禪師。大通慍於色。東坡作長短句令妓歌之。其詞絕妙。設近之作官者。携妓而流連於廟寺。不亦怪誕之至乎。詞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卷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皺眉。郤愁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時。大通爲西湖淨慈寺僧。

明季有申甫者。雲南人。爲童子時。嘗係鼠嬰於途。有道人過。教甫爲戲。而拾道旁瓦石四布於地。投鼠其中。鼠數奔突。不能出已。而誘貓至。欲取鼠。亦不能入。道人曰。此八陣圖。申後爲浮屠。往來河南山東。入嵩山。復遇道人。與以書一卷。啓視皆古兵法。車戰甚具。客劉翁所寫。故大俠言兵者。莫能逾。思宗卽位。北兵自大安口入。薄京師。事急。金聲言甫於朝。立爲京營副總兵。倉卒募兵。皆市中窭人子。不知戰陳。而甫則長於用車。當時權貴不知兵。又因劉金左滿桂敗。京師大震。促甫出。不得已。繩城出。至蘆溝橋竄亡。略盡。甫中飛矢數十。見殺。申所遇之道。殆古之人也。生今之世。而事事求合乎古。未有見其可者。

京師古物陳列所。遊覽者以禁止鈔錄。故見之筆記。遂不多。且珍品繁博。亦記不勝記。武英殿上有周代之銅鼓。雖因酸化而起綠霉。然古色爛然。叩之鏗然。知爲數千年古物。無疑。磁器則以景泰及乾隆時代爲多。

左側浴德殿亦開放。可任縱覽。內以白色煉瓦造成。人聲回應。劃然有聲。此殿之成。頗有歷史。當乾隆盛時。征服回部。虜獲回王美女一高宗納之後宮。而居其父母於宮外。今順治門外南關市口。有所謂回子營者。即當日回王居邸也。回女入宮。大爲高宗愛幸。思念父母。欲歸不得。高宗乃於南海之濱。建望家樓。以慰其意。今公府新華

門。卽其遺址。洛德殿爲高宗賜回妃沐浴之所。其建築規摹。蓋倣歐西意大利形式。則當時高宗命意人經營之者。法人曾著書艷傳其事。日本小村長城亦曾著一文。登之新支那報。

小站練兵。爲項城生平最得意時代。而亦兆跡之始基。至小站歷史。則知之者鮮。偶見李襲侯集。有此記略焉。小站者。合肥周武壯公津南屯田之所也。旣成則易名爲新農鎮。今仍以小站稱。俗從舊也。其地原隰畦畛高下。相接。河水繁帶。微風始波。新禾擢鍼遠近。一碧堤岸。雜植榆柳。綠陰扶疏。中秧歌四起。如置身江南村郭間。始於同治十三年。盛軍於葛沽濱引河一達於新城之河。光緒元年又於鹹水沽濱引河一亦達於新城之外河。分注各溝。皆置石閘。十二年九月接濱鹹水沽引河逕南而西。五年又於新城鹹水沽各置石閘。以濱鹹引甘變斥鹵爲沃壤。農具維備。風車轎車之屬。則以新意葺之。其收穫在同治三年僅六千餘石。至光緒五年遞增至十二萬石。有奇。田肥美。宜稻畝收三四石。米潔白香美。勝於南中。其時翠至十萬畝而止。以人力不足也。畿輔水利。自元明逮清。屢作屢輟。武壯來自田間。憚心竭力。宜其有志竟成。而北方不宜插禾之說。非篤論矣。惟以客軍治田。不常厥居。時慮中輟耳。人第知項城著聲小站。木本水源。武壯實爲之先導。

蒲生以朝鮮官監吟長詩見示。悲感蒼涼。不忍卒讀。嗟乎。毋使後人復哀後人也。爰錄於此。

小度一角秋江雨。遺老吞聲哭且數。我是漢城宮裏人。淒涼閱盡興亡苦。苦憶前庭涕淚濱。南唐一闋念家山。兩朝舊事向誰訴。萬里孤臣有夢還。憶昔入宮年。正少。泰階四平景星曜。隨背常隨聖駕遊。貂冠時近天顏笑。君王。

(哲宗)晚歲善琵琶檀槽哀思勝悲笳彈將胡地三邊曲落盡西宮一夜花有時含憤裂絃起痛說前朝興亡史顧謂老臣汝念哉世間萬事只如此卽今昌德宮煙繞等是銅駝洛陽道難免金仙辭漢闕會看玉殿埋秋草君王言龍淚浪浪撓動鵞紅南內涼及今一一成讖語字字思來總斷腸腸斷鼎湖去國年六龍哭送萬人喧茂陵甲帳緣松鼠碧殿金棺啼杜鵑於時昌邑迎東北(光武繼統)主父西來稱監國(大院君攝政)國事可憐日漸非東海巨浪排空飛東海有國如虎熊雄心常欲吞諸姬鈞黨方爭留漢鼎和戎已誤進胡兒大鳥方去井上來(兩人均日使)使臣統監總堪哀狀命不勾何日盡國魂欲勘幾回催偏有椒房忘折輶(閔后擅權)外家權勢傾宮掖遂使長秋宮月明冷照血花千年碧金門八月夜三更千乘倭兒鐵騎鳴寢殿刀光明玉儿錦屏血色暗珠燈傷心莫說宮中劫皇后殉難皇子執最是天家雲錦裳拋殘黃土馬蹄踏不堪再過西苑路長門寂寥鎖煙樹惟有金籠鸚鵡聲皇呼如故從此宮嬪半零落老奴遂亦出黃閣痛哭常因感舊恩漂流何意營新幕綰衣披髮走江關漢家宮闈怕回看已說螭頭撞玉璽又傳龍裘易南冠一千九百年秋(是年韓亡)漢江帶血向西流野哭千家盡蹈海國殤五百爭斷頭悲來輒至先皇陵整日長號淚不止昨夜夢中見先皇龍顏悽惻淚萬行殷勤苦向老奴道擅君子孫未天亡嗚呼國民聽聖主亡秦尙有三戶楚何不再奮博浪椎未必副車仍誤汝

左文襄氣概恂恂似儒者並無凌人之威嚴也喜談諧議論饒有風趣其生平第一得意事則爲受知於林文忠

每樂道之。可知其所蘊蓄。及賢者鑑人之明。均不可及焉。

文襄未遇時。陶文毅聘爲西席。一日文忠道出長沙赴粵也。抵岸時。一切印官未之見。遣二弁專請文襄談天。蓋甚雨不能成行。文襄正出市購物。一手擎蓋。一手提各件包裹。累累若貫珠。其時二弁奉命追逼。覓不得。幾執途人而問。一時閑動。適文襄率貿然來。路旁人指而告之。二弁陳明所以。立即邀文襄至舟次。購件則寄之某肆。而雨益甚。文襄方行跳板上。板長而釘滑。行至中途。偶一不慎。失足落水。幾從屈大夫遊。幸水淺無恙。然已淋漓盡致矣。文忠知其至倒屣相迎。已宛在水中。左右大受嚴譴。立從水中援之起。至艙後易濕衣。文襄略不介意。猶自豪曰。此殆三薰三沐之兆。相與大笑。煮酒暢談。天下事情。意極決。頻行文忠珍重曰。吾老矣。此後天下事。舍予莫任。文襄求書一聯曰。此行匆匆已不及。至常德。書成。卽專人賚至。聯語亦尋常。卽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是人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自云此聯珍藏倍至。每年必懸數日於廳事。以有知己之感也。

實應劉樸生先生。早歲客東諸侯十數年。光緒中棄以後。秦晉江淮之賑。無役不與。後兩游歐美。簡授御泉。卒遭辛亥之變。遂一意內典。不與時事。然捍災救患之念不少衰。甲辰之春往贊郡宿。余送其成行。兩人費錢八十。飽噉荒飯而去。其一身清節可知。生平事實。累紙不能盡。最後猶有一函託余向澄園居停爲鄉里乞賑。竟以滄桑之變。百感紛集。今歲三月逝於里第。傷哉。後此江淮哀鴻。更誰爲援手也。他不具錄。茲錄其最後乞賑一書。違侍五日。現料量里賑。略有結。惟但先查款一無著。以宿災未敢久淹。明早北行。上元節可至窰灣。二十間當可道徐。

赴宿。茲有所祈請者。寶應湖西災甚重。不減廿宿。鄉人士聞此次風誼薄。害爲近今所未覩。謂鍾琳荷助疎之笠。屬爲里災一言。義不獲辭。又以奔走徐皖。不克爲鄉里盡義務。現里人謀春賑。分任募勸。無可推諉。不得不效呼籲於長者。乞酌量施濟。雖極少數。亦深戴德。另附上災情一絃詳狀。乞式兄代陳。俟到宿後。更當報告。

計告四方。聞之無不泣下。以聯輓者百數。余所知僅數聯。馮蒿丈輓云。竟天天年。爲善奚勸。幼罹世難。雖歿猶甯。曹東寅先生輓云。五年苦行訛逃禪。醉夢世間。不如速化。一死甘心知殉道。橫流滄海。乃有斯人。魏梅蓀丈輓云。一腔熱血。不知洒向何處。升天成佛。還須乘願而來。紹伊兄輓云。一意孤行。慧眼真能知究竟。百端交集。此心久已怨吾生。方劍老輓云。知君陽羨無田。久病惟應煩季子。與我匡廬有約。畢生猶願見遺民。余輓云。在古方禹稷。環顧蒼痍。百萬哀鴻同胞。與於今見夷齊。甯稽首陽。完全心事報平生。

新疆迪化在乾隆時。曾有二城。一滿一漢也。及毀於兵。一片瓦礫矣。後則廢滿城而就漢城興築。滿城之基宛然可見。於是凡有所興。領覽之屬。均取結於滿城。數十年不竭。可知當時物力富厚。滿城之殷填矣。

大凡一家昌盛之原因。必非無故而然。觀於合肥李氏可信也。累世孝友。不敢失墜。宜其鼎貴一時。按李本許姓。始祖名迎溪。與同莊李心莊姻戚而相得。心莊無子。而迎溪先生以次子慎爲所後。遂襲姓李。舍其子爲人後。尚可見古風敦厚之至。其後七葉皆力田習武。至愚荃先生始以甲科奮起。遂爲望族矣。故與許姓不聯婚。猶之海甯陳氏。不與高氏結婚也。至許氏老祠。尙兩家合祀。迎溪前六世有名伯乾者。明中葉進士第一。學道成仙。今尚